

天 女 王 國

—— 天 女 王 國 ——

天 女 王 國

麗玉女天

上海尚志書屋

1929, 1, 1 初版

1 — 1500

每冊實價四角

版權所有

著者 法國保爾穆杭

譯者 戴望舒

目 錄

保爾，穆杭論	1——17
新朋友們	18——34
天女玉麗	35——40
洛迦特金博物館	41——52
六日競走之夜	53——80
懶惰底波浪	81——84
茱萊達夫人	85——94
匈牙利之夜	95——110

保爾·穆杭論

Benjamin Crémieux

起先著了詩集「溫度表」，(Feuilles de Température) 檢查着了戰後的歐洲的溫度，其次再在詩集「弧燈」(Lampes à Arc) 的炯明的光線下把歐洲照了出來的保爾·穆杭，(Paul Morand) 以後就把小說集「溫柔貨」(Tendres Stocks) 發表了。他的最初的作品中人物，克拉麗絲 (Clarisse) 德爾芬 (Delphine) 奧魯爾 (Aurore) 這三個非實在的年青的女人很實在地在我們的面前發現之後，就在倫敦的奔放的，淫逸的，超國境式的空氣裏活

動着，使我們馬上了解了這酒館和跳舞場和飛機的現代是什麼一個時代。

這時以前，我們知道的實在只是這近代生活的外貌而已。穆杭就在這時出來，用着他那微笑的手段，把這潛在近代生活裏面的悲痛的人們的精神狀態表示出來。

像杏仁糖一樣濃厚地化粧着的這三個女人，看起來雖是好像很艷麗的，但是仔細一點觀察的時候，她們的內心的苦悶是很可以顯然地看到的。那時，她們的脂粉就褪了顏色，掛在指頭的鑽石顯出是贗造品，那美麗的容姿也就變做了一幅醜惡的解剖圖。然而她們的嘴上，不一刻，却又要浮出微笑來的，恰像廟會時，在小舞台的黑幕上，死人的髑髏和豐艷的少女的美貌，一出一入，互相出現着的一樣地。

穆杭在「溫柔貨」裏已經表示他是一個使用幻術和鏡子的大家了。他喜歡拿他所有的探照燈的

多色的光線放射在他的作品的人物上。幸福的克拉麗絲，染着了倫敦的惡習的德爾芬，和三人中最令人同情的女角力家奧魯爾——她的可愛而愚蠢的行動其實是要把自己從女人的本能的弱點中救出來，慎重地考究了之後的結果的真操的假面具——對於這三個女人，讀者是跟着表示了她們的作者的，有時溫柔，有時嘲弄的態度一塊兒永遠不會忘記的。

穆杭的手段中，有同情·有嘲笑，有Dandysme（裝飾癖）是一目瞭然的事實，但是在實際上，他的能夠把事物的本質描寫出來的聰明，是在什麼都較多地含有着的。他是決不會被事物的外貌騙去的。他的觀察的眼是會把一切的缺陷，一切的弱點絲毫不漏地看破，而把牠們——慎重地，恰像他描寫了他所有的舊皮包一樣，拿來排在讀者的眼前。他說，「這皮包的兩側面是像讓風吹，讓許多的指頭撫摩過的頰兒一樣地光滑；那上面有的是許多寫

着旅館和車站的名字的貼紙，和各國稅關的各樣顏色的粉筆的痕跡；那快要脫下來的底面是爲了汗汁，海水，和嘔吐物的原故而現着青銅色，而那裏面 Eau de Cologne 香水瓶破了的地方是變成了紅色的。」

在穆杭的藝術中，我們早就看出他當做一個零碎的事實的惹集家的技倆。他的超國境主義是不像易洛圖 (Giraudoux) 和拉爾步 (Larbaud) 的一樣是延及各國民的精神狀態的。他要探求的是大都會裏的歐洲的破片。所以他所描寫的有時是在倫敦徬徨着的法國女人，是瑞士和巴黎的伽達拉納女人，是君士坦丁堡的俄羅斯女人，是羅馬的法國女人，是倫敦的阿美尼亞人，然而有時却是巴黎的巴黎女人，芬蘭的芬蘭女人，

但是穆杭初次把他的全力表示出來的却是他的作品「夜開着」(Ouvert La Nuit)。

六個夜——那是令人眩暈，令人陶醉的六個

煙火。狂亂的戰後的歡樂之夜的燈光的煙火中出現的大旅館，酒館，跳舞場，臥車。看的人都忘了人家，忘了自己的在一個影戲院的暗黑的底裏閃爍的銀幕。在暗黑的間斷中的昏然的混亂，無故自流的熱血的點滴，惑於赤化思想的國際主義，假造的國際主義，隨着錯亂的 Jazz-band 的靡聲沈入虛無的底下去的一個時代的文明，酒精和鴉片的香味，狂亂的古柯精熱，各色各樣的感覺和神經和腦髓的狂暴。被捲入由大戰生起來的大漩渦中去的六個女人，從革命的理想墜入可憐的惡習，離開公侯的生家而入於奇怪的餐室的女招待，從珈琲香坦而到幼時的猶太寺院，從遺忘到遺忘，從一個男人到別的一個男人，而最後走入殺人犯的浮浪人的腕中去的，從補救身體的體育到旅館的床上的歡樂去的，各各墜入陷穽的六個沒有力氣的可憐者。爲要忘了自己的窮困走入酒和癲藥的戰後的新階級，像貧乏的今後的世界的現狀一樣的六

個女人。「這是被使犧牲了的一代哪，夫人。男的全做了兵，女的全發狂了。但是運命還是不滿足，更又加上了種種的災難。」（見羅馬之夜——譯者）

我們是應該悲痛這時代的嗎？穆杭自己是覺得牠是有趣的。真珠是假的，人命不時都曝在危險中。穆杭好像是喜歡着最近歐洲數年間的急忙的生活的餘味的。他依然是繼續着他的笑談和諷示，所以要在香檳酒的木栓的聲音的停斷中聽那微細的鳴咽是要聳耳靜聽的。

像用白泡泡的薄紗做的這六個故事的底下有的是現代文明的臨死的苦悶。他的外面上的輕薄實在是同比也爾·盎泊（Pierre Hamp）的作品一樣地站在同程度的專門的技術和社會政策上的立腳點，但是他的方法却有點兩樣。穆杭的方法好像是由空線傳電的電車的桿子一樣，一面沿着這現代的社會走着，一面又從那兒汲了自己的生命的

原動力來。

即使他的「夜開着」的裏面沒有我現在所說的對於人類的末路的潛伏的寓意，牠也是依然不失爲完全成功的作品。我們近來是不大要求完全的作品，而我們是多少有信「部分纔能夠完全」的思想的傾向。我想我們是應該把穆杭照他的本來的面目接受的。他現在已經有了對於全盤的技能，從頭至尾有了整齊的預備，用着他那特別的寫法，借着繪畫和文章之上的分析和構圖方法的助力來分析心理，構成場面，和描寫風俗。

穆杭在文學上的努力得到的是文章的新方法，話術的新形式，新調子，外國趣味文字的改革，風俗研究的更新，和最後，他那特別使人會笑又會微笑的方法（北歐之夜）。這些文學上的功績果然是小的嗎？我一想到牠的模倣者我就覺得戰慄。模倣者才是可憐的，但是也是沒有法子的。若是說一定要找出一個比較，我想要能夠匹敵「夜開着」的

作品，雖然爲了時代進步的關係有了許多必要的添削，我們是要走到以前的「磨坊文札」去的。

穆杭是拿了他的文章，（他的文章裏是有高尚的調子和許多的方言的，）把戰後流行的時文移入文學裏去了的（這個向他的同僚易洛圖是求之不得的）。穆杭在這時文上造成的功績是正可以和都德（Daudet）發見了第二帝政時代的時文對比。穆杭的文章正是今日的時文，但是他是把牠添上了詩的幻想的翅膀，塗上了新奇的影像的色彩的，這些幻想和影像或者像馬爾塞·迫魯斯特（Marcel Proust）在「溫柔貨」的序文中，「這些不是一定常要的」說着一樣，雖然有點太新奇，太過多，但是其實牠們是很有趣的，絲毫不會使人生起厭惡。我想穆杭的文章的繪畫的特徵和那色和線的巧妙的構成法是很值得詳細討論的。

又我們要知道穆杭的話術的新鮮，只把他以前的此道的大家一思着就夠了。現在的法國並不

是有十多種不同的講故事的方法的。這兒有的是只屬於莫泊桑(Maupassant), 吉伯林(Kipling)、馬爾塞·勃須華(Marcel Schwob)三個中的一個的三種話術。穆杭就在這時現身出來堆展他的第四種方法。可是他這新方法怎能把牠簡單地說明出來呢?影戲流的閃光法,感情分析上的綜合的秩序法,對於所欲表現的對象不從正面直攻而取遠攻,略辭法,諷示法,分離法,列舉法。

其次,對於穆杭的異國情調應該怎麼說呢?他的異國情調是用綿密的用意,防備着浪漫思想的浸入,直接與外國接觸,對於人類不抱任何敬意,大膽地盡使秘密曝露出來的對於外國的實際的知識混成起來的。我們若是拿他和陸蒂(Lotti)或是蒲爾葉(Bourget)比較一下,就可以明白這中間的差別了。但是這一方面穆杭以前却是有艾爾芒(Hermant)和拉爾步(Larbaud)的。詳細點說,拉爾步雖是比穆杭較深刻地鑽各人種,各國民的個性

裏，但是別一方面，穆杭却會使我們「直接」地感知現代的歐洲諸國的空氣。

穆杭所想的那樣的風俗研究法是接近社會學和人種學的。一見好像是特殊的例外的穆杭的作品中的人物，其實一個個都是可以造成人文地理學上的一章的代表的人物。就是他喜歡講的珍奇的逸事，也是根據於學者們在那兒可以發見各國人的固有的風土氣候的影響 蠻族襲來的痕跡，和由東方漸向西方擴大着牠的勢力的新的諸神的感化的各民族的傳說和神話的。

穆杭是想把我們從陷落歷史主義的弊害中救出來的。和十九世紀是歷史的世紀同一意思，二十世紀，無論是藝術上或是科學上，經濟上，都將要是一個地理的世紀。

二十世紀又將要是一個新快樂的世紀。一百年以來法國的文學已經不笑了。但是，近年來像大災難的背後常有的現象一樣，到處發起笑聲來。被

人叫做 fantasiste 一派的詩人笑，unanimiste 也笑。想想「泊洛德」中的格婁代爾(C'audel)的宇宙的大笑着。俠克・高博(Jacques Copeau)正爲他幹的「老鳩巢劇場」找着笑劇。而保爾・穆杭是給我們以「阿伊諾或是北歐之夜」的。

這樣看起來，「夜閉着」一卷可以說是「溫柔貨」和「弧燈」的幸運的達到點，同時又是一個出發點。

其次出來的「夜閉着」是已經在「夜開着」裏發芽的社會的方面再拉進一步的。在這一卷穆杭所表示的不是個人，而益發是戰後的社會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把在今日的複雜社會的混亂中存在着的我們所不大看得出的人物，拿來在我們的面前表示。

實在穆杭並不是要描寫很容易看得出的戰後的風俗的外表。他引誘讀者，使讀者同感的確實不

是由實際調查出來的正確性，反而是那近於近代傳說的空氣的神秘性的詩的創造。讀者跟在他的背後，在旅館中的曲折的廊下，和異國的女人的複雜的心中徘徊了之後，感光就可以算完了的，但是還像是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影像躲在自己的底片一樣，要在「今日」的洗像液中一浸，然後才能把讀者身內的影像浮映出來。

住在像暴風雨的海裏的漂流物一樣的「夜開着」的裏面，為衣食而尋求着戀愛或是逃避着戀愛的六個女主角的先天的或是一時的狂亂——是這狂亂使她們做了強烈的戀愛的餌，把她們投入牢獄，導她們自殺，使她們在鋪道上賣肉生活，不錯，「夜閉着」中的四個男主角是她們的兄弟，而把在「伽達拉納之夜」和「Portofino Kulm之夜」裏的類似，考究起來也是很有趣的，可是「夜閉着」裏的男主角有那「夜開着」裏女主角所沒有的却是事實。在「夜開着」中描寫了一羣現代的敗北者之